



高僧傳卷第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一

晉

洛陽朱士行一

淮陽支孝龍二

豫章山康僧淵三

高邑竺法雅四

中山康法朗五

燉煌竺法乘六

剡東岬山竺道潛七

剡沃洲支道林八

剡山于法蘭九

剡白山于法開十

燉煌于道邃十一

剡葛峴竺法崇十二

始寧山竺法義十三 東莞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
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
朔譯出道行經卽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
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
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
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旣至于
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
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
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

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
卽不聽賈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
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
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
火中火卽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
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
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
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
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
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般若皮牒

撰述
高僧傳卷四
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
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
二十卷士行遂終於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維
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
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
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
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
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
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

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
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
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
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
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卽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
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
盤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
蘭風盼響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
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卽大小品也

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匄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後於豫章山立

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疑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趙

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此房是我和尚已得

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問罔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徽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爲像朝夕

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卽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
法護爲沙彌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旣道被關中
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
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
卽語客曰和尚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
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尚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
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
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
延學忘身爲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
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
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
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顒爲之贊傳乘同學竺法
行竺法存並山棲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
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爲師元真早有才
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
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
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
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旣

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霞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卽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

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岬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使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

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閒今在
剡縣之岬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皓然遐邇有
訕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
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
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
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
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
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棲之業劉所不及而曠
大之體同焉時岬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博通衆
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

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
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焉竺法蘊
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
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遇識識共昕各
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見
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
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
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
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

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

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旣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旣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

已仍請任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
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
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
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
馳狗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
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
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
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
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宛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
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

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移
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
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卽色遊玄論聖不
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
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
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
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
者咸謂審得遁旨廻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
帝卽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
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

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絳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疊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

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樞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旣劬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

下無親舉神神而况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
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
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
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
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漱
流清壑縵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
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
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
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
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
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
何能有爲且歲月僂俛感若斯之歎况復同志索居
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
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
管裏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卽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
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
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禱舉
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旣而收迹
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

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觸情舉日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卽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遁善草隸郟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曇寶爲之作誄孫

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旣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

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
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
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
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
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日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
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
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嵒岫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
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
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
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
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
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
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別傳云
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
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
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
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
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

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卽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郟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爲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场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

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旣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嘜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慙慙錢絹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

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圖寫其形支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明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

繫騎之譏邃有清泠之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如又敏而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天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也

崇乃歎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
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吼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
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于山中著法
華義疏四卷云時刻東岫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
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
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詆曰安知萬里
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
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寡言深
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

遊刃衆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
孔敷並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
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
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
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
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
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
錢十萬買新亭岡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
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鑿施至
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拓改曰中興

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字茗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卽相許焉未及成禮茗華母亡頃之茗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篲成山

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
 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饕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
 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
 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
 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
 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
 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
 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
 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
 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
 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懷匪
 石不可迴轉若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
 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
 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
 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音釋

剡時再切 岫吾浪切 峴胡典切 東莞莞音官

名 闐堂線切 縑古嫌切 犖力角切 盼黑乙切

也 罔居永切 賻符遇切 歎一辛切 系胡計切 緬彌亮切

繆反厝倉故切置也厝縊縷縊盧合切縷力王踖踏踖子六切

踏資昔切踖踏恭而不自安貌僂僂彌盡切僂猶勉強也餉餉式亮切膜膜末切

穀苦角切窆下棺也嘒嘒他胡切嘒並山名膜膜末切

嘒俗言也焦香幽切缶俯久切瓦器益屬簣求位切鏗鏗各切

丘耕切金玉聲也煒曄煒于鬼切曄域輒紵側持切舊作紵與緇同

浮度居士吳用先施貲刻此

高僧傳第四卷計字七千三百二十三箇諺銀

三兩六錢六分平湖釋在照對長州丘義民書句谷潘繼德刻

高僧傳卷第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竺法雅三

竺僧朗四

竺法汰五

釋僧光六

竺僧輔七

竺僧敷八

釋曇翼九

釋法遇十

釋曇徽十一

釋道立十二

釋曇戒十三

竺法曠十四

釋道壹十五

釋慧虔十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賚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卽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賚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

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卽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潛於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

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
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任
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
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
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
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
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
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
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
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

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
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
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
一馬筓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
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
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筓容伯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
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
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
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
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

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卽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冶其髻旣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旣盡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

撰述
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
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
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
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
願慶雲東徂摩尼廻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
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
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
安至止卽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
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
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郟超遣使遺米

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慙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
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
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
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
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
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
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
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
叙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
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

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任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旣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爲繇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簷簷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卽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敕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

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敕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

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士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鑿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

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處成則安旣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旣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

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卽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

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旣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之讚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壘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旣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敕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

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卽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窟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

苻堅欽其德素遣使覲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壘長歷荆雍妙通

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
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
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
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
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
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温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
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温
温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
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温曰風痰忽發
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温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
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
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
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
紛紜恒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日更集慧
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
微動塵尾扣案未卽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爲
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
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
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

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袞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

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爲之贊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汰弟子曇壹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郗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

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與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等隱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懃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爲荊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爲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

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
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
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
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
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
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
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
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汰與
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

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
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
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
施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
長沙太守滕含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
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
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卽長沙寺是也後互
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
寺羣寇旣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
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

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當於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廻僞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卽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

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屬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

撰述一
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任乃爲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倘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旣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卽曰此由飲酒僧也我

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卽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衆旣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荆

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尚微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涕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

撰述
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卽有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遷羣履素安業志行淵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

以手振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

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棲閑養志郟超謝慶緒並結交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旣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任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風聞宴請出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爲作讚傳云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

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復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

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旣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

撰述
高僧傳卷五
三
伊六
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疎壹弟子
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
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
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
風采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
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
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
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
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嚴尼宿

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
映日月幢旛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
審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
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平如有恒日侍者咸聞異
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
生歡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汰

他蓋切

愜

苦協切快也

濩澤

濩屋號切濩澤縣名在河東

筓

當侯切飼馬器

也

箔

傷各切

闥

他達切小門也

沔

彌亮切水名

窄

側革切狹也

汧壘

汧其

烟切汧 矚持計切 駢蒲眠切 袞直質切 槌直追切
壘地名視也 駢駢聯也 袞書衣也 槌與椎同
橙丁鄧切 邳邳頻脂切 闕苦穴切 讞魚蹇切 痾何
也切病 蒼古會切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
高僧傳第六卷計字八千四百個該銀四兩二
錢
平湖釋在照對長洲丘義民書上元戴仕麟刻
萬曆辛亥歲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向僧傳卷第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若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撰述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
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
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
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
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
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
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
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
簪落髮委命受業旣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
維以大法爲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

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
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
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鑿遐深安
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
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
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
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
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秦
將苻丕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
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

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任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

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卽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任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敘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曖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人化落

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
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其茫茫荒宇
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
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
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旋踵忘敬罔慮罔
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之以
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玄覽孰扇其
極其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
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
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鬢髯

神容依稀欽遇

其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

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
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

謝百憂

其

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

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
是阿育王像卽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
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
馳還寺寺旣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
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
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

楚之間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沉宿邈
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旣成祈心奉
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
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旣
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
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舉
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
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
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

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
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
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旣明則三世之傳
顯矣遷感之數旣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
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
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
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
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
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
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

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尅心重精疊思以
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
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
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
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
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
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
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
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
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
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
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欲造
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
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
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
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
景不勑旣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司徒王謚護
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謚修書曰年始四
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

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

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與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卽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

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宜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况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入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

曰鳩摩羅什和南旣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貺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鍤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

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積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聞與理合豈不

撰述
九
伊
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慙懃信餉
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欵心又令姚嵩
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與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
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
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
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
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
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
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
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

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二十卷
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
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
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
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
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
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
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
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
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

終莫能廻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湑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旣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

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旣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

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卽外從而覩遠辭旨赳赳未決有頃玄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旣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

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騫隨行東西也此

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預學徒莫

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

撰述
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謝靈運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爲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

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雋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首持有姑爲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爲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兗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檢

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爲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旣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於是兄弟拭淚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旣疑其爲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

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愴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爲蜀郡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爲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璩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璩旣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爲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

撰述
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陴縣中寺縱有從子道
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
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
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澆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
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
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
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
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
閭籍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閭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
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
現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宇
羅浮之岫遠旣爲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
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
旣門徒稍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
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
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
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
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
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

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卽驚走營
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
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白黑聞知歸心者
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潯陽爰集虎溪請永
及慧遠遠旣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
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
後至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
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
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
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
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不入廬山從遠公受學
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
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
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
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
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爲轉無量

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卧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欬然而覺具爲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爲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

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間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卽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王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旣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強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鑿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王

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覲以外國七筮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爲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

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爲成之今行於世
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聽乃謂人曰
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玄輔政欲使
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玄篡位敕郡
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
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
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
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影無差焉亦嘗
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
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

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
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窟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衆事或
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潯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
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爲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
時法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
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
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旣崇信三寶盛弘
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

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
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
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
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積緒僧碧法師
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
兼修卽爲悅衆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碧
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供事純
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敕加
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碧之始也碧躬
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衆用雖年在
秋方而講說經律勗衆無倦以弘始之末卒長安大
寺春秋七十三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
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賫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
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
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
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
釋子興引見歎重敕入逍遙園叅正詳譯因請什出
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
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

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掬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掬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

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卽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詘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慙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

撰述
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敕任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袞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

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敕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卽敕給俸卹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

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廻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

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常手自晝績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游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卽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敕僞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敕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碧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諭之什碧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願也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弔王喬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

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旣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

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食微聞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慙慙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

猶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爲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卽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祇桓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稱詠旣深聊復委及然來尚婉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趨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漠妙絕於有爲滅

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羣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

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嘿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其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則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

冲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存不可爲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游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

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羣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闕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關詣

撰述
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
聖旨願敕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慇懃備
加讚述卽敕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
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音釋

緼纒

緼委粉切舊絮也纒苦謚切彌畢

漉

盧公切

湑

正作胥新於切淪胥相牽引也

赳赳

赳千咨切赳七余切赳不進也

瓠

強魚切

啤

正作啤音

卹

辛律切

績

胡對切

劔

女六切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資刻
高僧傳第六卷
該銀五兩八錢二分
真州釋道一
萬曆辛亥歲夏四月
徑山寂照庵識

高僧傳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四

宋

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含十四

釋僧徹十五

釋曇諦十六

釋僧導十七

釋道汪十八

釋慧靜十九

釋法愍二十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道溫二十三

釋曇斌二十四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鏡二十六

釋僧瑾二十七

釋道猛二十八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瑤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
 戚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
 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
 膺受業既踐法門雋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
 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
 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訕抗年至具戒器鑒
 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
 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
 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
 什公受業關中僧眾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

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旣
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
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
曰始可中耳生日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
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
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旣潛思日久
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
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
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
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
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
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
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時大本未傳
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
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
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卽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
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
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
佛殿龍昇於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

歎曰龍旣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
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
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斯經尋卽
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
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
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
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
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
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
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
慧義慙惇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
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
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
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
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
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
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
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
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
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

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卽以金贖之旣還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雇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旣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廼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

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
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
密每見弘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
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
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
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
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
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
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
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
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
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卽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
遏戒浮俗無傷弘獎者廼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
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懃懼以闕薄貽玷
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
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
顛庾亮王蒙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
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
殷顛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
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

對則蘭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
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
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
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
減累靈塔放光苻健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
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本在無行僧
尼而情貌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
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
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秦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
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
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
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
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
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
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廼立始致意佛經及見
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
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
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
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

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敕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踈簡初學難以厝懷嚴廼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廼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廼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

卽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畚雅厝通無地雅顧眄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廼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

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廼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爲務什亡後廼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廻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敕與西中郎遊卽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旣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卽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爲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廼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

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爲信
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
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
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
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
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
所見卽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
餅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
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
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爲指授
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
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
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
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
泰亦慮及於禍廼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
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
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
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
追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紜紘彰於
視聽義廼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

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宋文所重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蹟使終古積滯渙然氷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敕居寺任後卒於所任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

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旣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卽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頒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弼爲

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矚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貌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帀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

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旣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旣迺坐驢羈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任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瓦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爲宋高祖所重敕爲僧王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縑

幣後平昌孟顓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勵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游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日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顓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覲彌陀後弟子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敘無常言甚切至旣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日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輒香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

郡張辯作傳并讚讚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
施弗緇弗涅煒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
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州釋惠恭淮
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
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
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凌雲寺學
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
色炯徹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
羅什捉杖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
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
什道教隆安後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那賈還西域
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
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
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
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
興謂成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
爾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
祚將亾關中危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

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罔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筭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舍風軌請以居之舍勗衆清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舍廼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

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爲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舍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嘗密謂竣曰如今識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衆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含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

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扳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勅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發軫能爾良爲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詒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壙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敕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

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卽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爨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叡曰君

方當爲萬人法王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
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
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
定導旣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
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
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關內旣素籍導名迺
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
公盪一丸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旌
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
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爲西虜勃勃赫連
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
弟子數百人遏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
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羣寇駭其
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
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
焉後立寺於壽春卽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
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
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
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
鑿輦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

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卽敕於瓦官寺開講
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
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
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
界羣生以火宅爲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恟惶者
哉因潛然泫淚四衆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
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
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
壽春卒於石碣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
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

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
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
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
州道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
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
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
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
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
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

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鄱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卽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卽敕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靜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卽岨鑄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王勗衆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任顧命令閣維之劉思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閭並戒德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閭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任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磐遊並以弘法爲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

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廼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

撰述
高僧傳卷一
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
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
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
南六載講說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
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
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
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
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
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卽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
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
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
要義百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
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
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邠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
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
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
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
隨之敷聽温講還邵問温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

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
溫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
桎梏誘人卽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
被赦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敕爲都邑僧主路昭皇
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
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於時寺旣
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
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
言不見出入衆廼悟其神人溫時旣爲僧主廼列言
秣陵曰皇太后睿鑒沖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
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廼創思鎔斲抽寫神
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
講訖今月八日覲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
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於座內容止
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
何名答曰名惠明任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
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賁幽應
攸闡紫山可覲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
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軌
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

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卽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曰帝王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任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食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旣遍歷衆師備聞異釋廼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

名賓負袞皆至及孝建之初敕王玄謨資發出京初
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
之徒苦相讎校斌旣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
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
試之斌不爲屈粲廼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觀天子
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
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
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
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
數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清譽
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
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
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
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
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
人敕亮與斌遞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
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
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廼身自負土

種植松栢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敕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嶠嵒亡後運乃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敕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豐時人讒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敕瑾使爲天下僧王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

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敕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顥入侍帷幄瑾嘗謂顥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顥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

曾懷顥廼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王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垂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於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

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於建陽門外敕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敕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袞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輦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顓守在會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

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於稽邑還紹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於房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

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蒼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敕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鑿輿降蹕百辟陪筵

瑤年雖棲暮而蔬苦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闍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卽敕臨川郡發遣出京旣至卽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旣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

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敕住新安爲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爲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雋氣虛玄止於冶城寺每麈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

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皇帝厚加寵秩敕與海陵
 小建平二王為友袁粲著遠顏論示通難詰往反著
 文於世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駿夷夏
 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
 卒春秋六十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澎

澎步行切 澎自強貌

噬

時制切 敢也

悝

枯回切

銍

畢領切 金

紕

吉黝切 與糾同

鞮

則前切 馬鞮具也

緇

涅奴結切 緇涅染黑

勅

渠京切 強也

彤

以中切

旃

旃子盈切 與旌同 旃步昧切

蹕

璧吉切 警

蹕

所班切 涕也

閭

語巾切

虬

渠幽切

桎

桎之日切 桎桎古沃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高僧傳卷七計字一萬二千零一十該銀六兩
 零五厘

楚襄釋性融對上元丘義民書上元李應章刻
 萬曆辛亥夏四月徑山寂照菴識

高僧傳卷第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釋僧淵一

釋道慧三

釋道盛五

釋智林七

釋玄暢九

釋僧慧十一

釋慧基十三

釋曇度二

釋僧鍾四

釋弘充六

釋法瑗八

釋僧遠十

釋僧柔十二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

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任山給爲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僞國淵以僞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卽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維摩小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旣達平城

撰述
高僧傳卷八
二
伊九
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僞都法
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僞太和十三年
卒於僞國卽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
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
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廼慨然歎息
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
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
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
牒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

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
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
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
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
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怜其
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
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
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
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時莊
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兼精

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
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
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
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
講百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
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
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
聲敕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食
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固曰何爲

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爲
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稟聽成羣齊文惠太子竟陵文
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
名比德者曇讖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
經論悉爲文宣所敬迭興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
周易始任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
宗一遇遂敬以師禮廼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
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敕代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
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廼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

撰述
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
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既理有所長
又辭氣雋發嘲諛往還言無蹇屈靜意不獲申恧焉
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
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所屈後自開法
筵鋒鏑互起充旣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
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
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
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力

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
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
負叅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羣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
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
曲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
說相續稟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
周顥又作三宗論旣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
於顥曰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
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

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覺與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旣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

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旣病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况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旣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賫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亦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顛因出

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
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
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
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爲
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
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闊達倜儻殊羣路見貧
寒輒脫衣爲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
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
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

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
學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
業依道場慧觀爲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
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
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
頓悟義者廼敕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
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
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敕爲南平穆王鑠五戒
師及孝武卽位敕爲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
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

撰述
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
維寺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
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敕
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
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
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
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
經論數當講說常廼尤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
剛梗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
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
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爲
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
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
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
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
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
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
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
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

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雜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虛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

季年乃飛舟遠舉迺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而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壘壘嶺

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郭懷邑廻望三方負巒背岳
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篲前冬至
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
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眇有周
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
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
豈能遺事輒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峩峩齊山
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祚休名
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
龍飛紫庭道伴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
琰卽具以表聞敕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
疑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王遙心敬慕廼
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
位司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
徵迎旣敕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
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止任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
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卽窆于鍾
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
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

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任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秦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歛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敕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召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邊自龍裔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

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
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賚寶百神聳職
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
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叅議以爲沙
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
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
卽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
帝王卽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
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
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雲之士莫不策踵山門展敬
禪室廬山何默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
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
棲玄寺是先王經始旣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慙懃
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
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鑿
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閣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
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
屑焉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叅候時
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
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

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卽旣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卽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敕爲荊州僧主

撰述
高僧傳卷八
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

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旣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義士以柔者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輪西次輒嘖容合掌

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卽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山棲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愜卽敕於祇洹

寺爲設會出家輿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旣棲志法門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羣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讚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玄曠鑒徹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京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攜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麤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

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卽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顥莅剡請基講說顥旣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

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懃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旣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敕爲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日而亡因窆于法華山南特進廬江

撰述
高僧傳卷八
何胤爲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
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
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
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
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
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有氣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
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
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
志學無勦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

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
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
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
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
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
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
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
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
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旣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

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
泰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
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
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
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
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
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
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
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

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
聽者將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
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
之論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徒逐通夢有感於是改意
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
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
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所任春秋五十
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廼南遊觀
聽旣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乃別更講說多爲北土
所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真並爲當時匠

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叅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卽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誦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

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攜共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爲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爲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旣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

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默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恕安忍喜愠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

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嶧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三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

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嶧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卽問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尅娶日秀乃聞

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
愈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
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
負裘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
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
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闔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
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
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隸後爲吳國僧正乘亦
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六出家
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
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
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二
二方還荆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荆楚之
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
也中興元年敕爲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
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
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
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

外典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勸天監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敞法罔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敞並善經論法罔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爲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

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日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靜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厝故士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

撰述
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亂避地于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

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裝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示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成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

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敕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墻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

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者年愈篤齷齒不
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
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
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
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
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
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
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
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
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
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玄爲
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
督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
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
華尤所研密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
集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
履道惟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承
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
果尋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

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卧叉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爲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彌智進本闍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山東宿於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捷度等以相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表

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邁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誥之旨居於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

顓顓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敕爲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

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
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
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
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
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
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
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
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
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
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
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誓志而滅火終
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
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
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受業
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
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
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旣限以虎溪安
師反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默動
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
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

者安雖一時同輦廼為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
 玄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為言初廬山清素
 則以持永為上首融恒影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
 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摘浙
 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
 興歲將五百功效之美良足羨焉

贊曰

遺風眇漫

結浪遄迴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頽

潛安比曜

遠叡聯瓌

鑄斧曲戾

彈沐斜埃

素絲既染

永變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番禺

番禺鋪官切禺元

矍

厥縛切貌

疹

丑刃切病也

昞

補永切明

也 颯

胡頰切

莅

力至切臨也

獻

語蹇切又音完

嘲

朝陟交切

緄

虛約切

戲 嶽

書涉切山名

踵

之隴切足跟也

填

闔烏結切

緄

古本切

音 邛

縣名堅切

邛

寒切胡安切

覲

五奚切

覲

老齒切

鑄

音鑄廣切

刃斧也

雋

祖峻切與儉同

撰述

高僧傳卷八

三

伊九

音釋

高僧傳卷八

朱德



